生命在别处

南 帆

“生活在别处”——如同许多人那样，我也是在昆德拉的小说之中读到这句话，并且知道这是十九世纪法国诗人兰波的诗句。不幸的是，我在一个毫无意趣的场合突然想到这句诗：一个穿大衣的妇人慢悠悠地走过马路的斑马线，对于周边往返飞驰的汽车视而不见。她的双眼盯住手中的手机屏幕，脸上浮出了神往的笑容。我猜她收到了一条有趣的微信。眼前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又算什么？真正的故事发生在手机里面。多年以前，我们的渴望是坐上火车奔赴远方，遭遇一个浪漫的邂逅；现今，我们的人生轨道轻巧地拐入手机——手机里的微信犹如人生百态的收纳袋：一个会场的局部，一篇心仪的文章，晚餐的几盘菜肴，屋角的一丛小花……不管怎么说，只有那些显现于手机屏幕的景象才会产生非凡的魅力。凡夫俗子的日子庸碌不堪，手机屏幕是一个魔幻之域，那里收藏了无数遥远的良辰美景——生活在别处。

这一段时间开始流行一个词：“佛系”。据说“佛系青年”风轻云淡，与世无争，脸上一副落寞的表情。言及日常的起居饮食，他们的口头禅是“可以”、“都行”。然而，电子游戏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如同突然换了个人，目光炯炯，声嘶力竭。《修真诀》《明月传说》《三国无双》《王者荣耀》，刀光剑影之中，血脉贲张，炽烈的激情火焰一般燃烧起来了，一个大智大勇的王者终于矗立在虚拟空间的地平线上。

生活在别处。虚拟空间肯定比乏味的写字楼或者逼仄的蜗居精彩。可是，梁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；虚拟空间无非镜花水月，过眼烟云。我们的双脚迟早要回到真实的泥土地面。这才是我们存放生命的空间。只有泥土地面才能长出水稻、苹果，百草丰茂，牛羊成群。虚拟空间的各种故事无非电子元件和信息配置的壮烈和浪漫，谁会愚蠢地为若干信息的衰老、消亡而伤感，或者如痴如醉地爱上电脑屏幕上的那个美妇人影像？

必须承认，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我有些心虚。数日之前，我删除电脑之中一个多余的软件。即将卸载的时候，界面上出现一个掩面而泣的孩子，一句旁白是：“你不要我啦？”一时之间，几乎不忍心按下确认键。我联想到了电子宠物。屏幕上跳出一只顽皮而又憨态可掬的小狗或者鸭子，它们会撒娇，会生病，需要喂养和照料，不小心也会死去。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知不觉地惦记这些小玩意，甚至魂牵梦绕，似乎生怕它们有什么不测。我曾经抱怨那些可恶的工程师，他们伪造种种电子生命窃取我们的怜爱之心。现在，我突然觉得世界正在变质。是不是到了修改那句名言的时候了——生命在别处？

我们的习俗之中，喜爱一张桌子、一部电影、一支钢笔或者自己的汽车座驾与喜爱一个人乃至一匹马、一条狗存在重大差异。前者仅仅是物，后者是生命。生命之间的交流包含了深刻的互动：慈爱收获感恩，怨恨收获复仇。忘恩负义或者以德报怨往往由于重大的失衡而成为众目睽睽的特例。相对地说，物无嗔无喜，从不因为离合而悲欢。这极大地减轻了我们的内心负担。更换一部手机，不会如同离婚一般痛苦；购置一辆新车的时候，没有必要顾虑旧车的不快。众多女性情深意长，从一而终，可是，她们从不因为频繁地添置衣橱里的服装而感到内疚。人不如故，衣不如新，这是性质迥异的两件事情。然而，现在我想说的是，两件事情的边界似乎开始混淆，物与生命开始交织为一体。

戴一副眼镜增添视力，借助一部电话扩大听觉的范围，骑一辆自行车代步，工具并非躯体的组成部分；放下工具之后，这些功能立即从躯体之中分离出去。然而，如果发明一种智能的负重骨骼呢？事实上，这一套装备（HULC）已经问世。穿上这一套装备如同增添了一副微型计算机与液压驱动构造的骨骼，躯体的负载能力大幅增加。这一套装备与躯体合而为一，人们可以自如地行走、下蹲乃至匍匐，机械的能量仿佛就是从躯体之中涌现出来的。如果说，假牙、假肢、股骨头或者心脏起搏器、支架仅仅是挪用某种医学器材修复躯体的某一个小小局部，那么，大规模地改造躯体的工程肯定已经列入生物科学的议程。

躯体的改造无疑将改写“生命”的定义。那位谷歌工程总监雷-库兹韦尔信心十足地告诉人们，“奇点”正在临近。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的全面合作正在导演的伟大剧目是，人类将于2045年左右实现永生。库兹韦尔的设想是，聘请若干纳米机器人居住于人体的血管之中，摧毁各种病原体，清除血栓和肿瘤，纠正基因的错误，并且将前额叶皮质——人脑的中枢，理性思辨、重大决策或者幽默、音乐的产出区域——与计算机的云端数据联接起来。由于科学技术的干预，人类体魄的强健程度和智商指数迅速地突破自然赋予“生命”的疆域，并且无限扩展。这个理论前景极大地激励了一批有志者锻炼身体的热情。只要安全地在时光隧道继续长跑28年，这一副血肉之躯就可以从科学家——彼时的上帝——那儿换取一个真正的金刚不坏之身。据说库兹韦尔本人业已到了古稀之年，他每日都要勤勉地吞食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药片，力图保证冲刺2045年决不掉队。让我们从令人激动的理想回到那个令人困惑的主题：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会向那个既吃五谷杂粮、又组装了各种计算机软件与生物科技产品的“生命”示爱、撒娇或者寻求抚慰吗？当然，还有爱情——我们可能爱上一个半是肉身、半是金属材料的躯体吗？

然而，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，人类正在悄悄地放弃“生命”的传统边界。示爱或者撒娇远非想象的那么困难，我们已经在科幻电影之中练习过了：迷恋那个钢铁的“终极战警”或者崇拜神通广大的“变形金刚”，各种情感曾经如此自然地从我们的小心脏里冒出来。而且，令人意外的是，秘不示人的性领域欣然邀请科学技术全面管控。性是一个令人羞愧的话题，讳莫如深；同时，性又是生命之中如此重大的主题，没有人绕得过去。可是，现今的科学技术正在协助人类将性从生命的锁扣之中解脱出来。作为繁衍生殖的一个副产品，短暂的性快感是上帝赐予抚育后代的生物奖赏。然而，性快感如此强烈，繁衍生殖的后续工作如此烦人，以至于许多人试图将这种福利单独窃取出来。许多人的真实愿望是，仅仅享受销魂的一刻，多余的负担不再尾随而至——信誓旦旦地守护爱情，养儿育女的辛苦，对付难缠的丈母娘，各种不期而至的家庭纠纷，某些时候甚至负有振兴整个家族的重任。能否避开众多设置于性领域的陷阱？这时，科学技术慷慨地提供了不同级别的性代用品，据说女版的智能机器人形神兼备。然而，未来的某一天，科学技术可能遭受社会学家的严厉质询：自作聪明地将两性关系移出生命范畴，这种僭妄会不会瓦解社会的某种基本秩序？

基本秩序的瓦解可能带来未来社会的垮塌。不过，另一批科学家脸上的表情远比社会学家严峻。根据他们的计算，危险的到来可能比社会学家预料的要快——科学家的恐惧对象是迅速逼近的人工智能。他们以专家的口吻警告说，人工智能是潘多拉的魔盒，贸然打开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不要以为人类真的管得住那个正在客厅里打扫卫生的机器人。机器人身手矫健，力敌千钧，刀枪不入，而且从不贪生怕死。众多科幻电影生动地展现了它们的英雄事迹。如果这些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结合，生命的血肉之躯不堪一击。人工智能具备超级的自我学习能力——今天仅仅拥有一条狗的智力，明日可以超越全世界最为杰出的大脑。这是人类的缓慢进化无法企及的。无论是计算、运筹、识别、监控还是围棋、音乐、书法、绘画，人类的所有领域都将迅速陷落。与这种机器人开战，昔日积累的作战规划乃至所有的战争想象可能全部丧失意义。从冷兵器、热兵器到核武器，人类训练出武功超群的剑客、百步穿杨的狙击手或者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导弹部队，并且制订了各种坦克、战斗机或者航空母舰的攻防方案。尽管如此，人类的全部假想敌仍然是人类；例如，没有哪一个国家现有的武器系统可以对付漫天飞舞的小小蜜蜂。相信许多人看过一个视频：一个人智能操控的机械“杀人蜂”悬在空中，它的处理器反应速度比人类要快100倍，挥动巴掌扑打不到这个机械小精灵。“杀人蜂”上安装了脸部识别器和几微克的炸药。发现了预设的捕猎对象之后，它可以从任何角度抵近，泊在对方的脑门上；炸药制造的微型爆炸足以摧毁脑壳里面的一切。事实上，人工智能贮存了各种取人性命的新颖形式，防不胜防。黑格尔告诉我们，所谓的“主奴关系”充满了紧张与逆转的可能。当人工智能试图改变奴隶的命运时，人类溃败是一个没有悬念的结局。这也是那一批科学家如此惊恐的理由。

我对于这种结论不持任何异议。我所存疑的仅仅是一个所有分析人士都要关注的问题：动机何在？鉴于哪些动机，人工智能操控的机器人必须与我们为敌，甚至歼灭人类？这些由集成电路、软件和金属材料装配的机器人缺少粮食、水源还是热衷于争夺未来的发展空间？或者，这些力大无穷的家伙仍然忙不过来，不得不奴役人类为它们种田、洗碗或者修桥铺路？试图改变食物链之中的不利位置？它们的基因内部贮存了强大的攻击性密码——它们有基因吗？我宁可认为，人工智能的所有特征无不来自人类的初始范本：那么多任劳任怨的人，那么多热衷于杀戮的人，那么多的善良、慈爱、高尚、深明大义、无私无畏；同时，那么多的嫉妒、阴谋、趋炎附势与恃强凌弱，“关系”之中的压迫带来的反抗以及凶猛的报复仍然来自人类的行为准则。我想说的是，机器人与人类互为镜像。科学家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是否存在一个隐秘的原因——他们是否被人工智能之中的人类投影吓住了？也许，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隐含了不可预测的裂变，但是，软件程序之中第一行仇恨的种子是否来自人类的指令？现在，我愿意悲哀地指出一个事实：我们竭力赞颂的人类“生命”并非一个完美的形象，人工智能的可怕放大甚至让我们不愿意认出自己。

人类社会能不能显现更多的仁慈，更多的慷慨，更多的情义与互助？我时常觉得，机器人正在某一个地方目光闪烁地盯住我们，观察这个群体如何相待，继而续写人类开启的历史故事。我们愿意传递出哪些信息？人工智能方兴未艾，也许还来得及。

笔会

洁净的水
（油画）
孙文刚

一葛一裘经岁

傅 菲

沪昆高速公路上饶段，公路两边的护坡上，遮蔽着一种藤蔓植物，叶掌肥厚如盾，青绿如漆。藤蔓爬上矮松树，爬上了铁丝护栏和陡峭的岩石。在仲夏，浅紫的花，鸡毛掸子一样翘在坡面。满眼的花，一路延伸在路的尽头。北方的客人，见了，问：“这是什么花啊，随风荡漾。”

这是葛花。

北参南葛。葛是南方植物，虽是把葛与人参等同看待，可在南方，无论是山区、丘陵，还是平原地带，葛随处可见，如地锦匍匐大地。葛是豆科植物野葛，喜阳，适于在沙地生长。在荒坡，在溪头，在坟地，葛一岁一枯荣。

赣东有一个县，叫横峰，明末清初时期，以出土匪闻名。横峰辖下有一个镇，叫葛源。葛源落座在灵山山脉西北，像灯塔下的一滴蜡烛油。东晋游方术士葛洪喜欢筑炉深山白云间，大地成了他的炼丹房，有高山之处，筑丹炉。他在灵山隐而不居，四处游走。他到了灵山脚下的盆地，中暑得很厉害，饥渴难忍，四肢无力，晕倒在溪边。溪边的野花，迎阳而艳。他摘野花充饥，竟然解了他的暑气。这个自号抱朴子的人，知道这种花解饥退热、生津、透疹、升阳止泻，有起死回生之药效。溪流明净如洗，山峦如怀。溪遂名葛溪。

葛溪之源头，小镇遂名葛源，人子繁衍于此已千年。葛源是中国葛之都。镇里，有一个人，他的父母，目不识丁，给他取了一个土名，叫葛根生。这个人到了二十多岁，胃溃疡很厉害，求医四方也无助。一日，来了一个化缘和尚，对他说，有一偏方可治，只是很难吃下去。葛根生说，再难吃，也比天天胃疼好，病恹恹的人如烂稻草，命都不值钱。化缘和尚说，救一生而杀生无数，罪过。葛根生说，杀无数生而救一生，那我也育无数生。化缘和尚说，行善之人有德福。化缘和尚给的偏方很简单，用葛叶包活青蛙生吃，一天吃九只青蛙，吃三年，胃溃疡便好了。

葛根生这一年开始，在村里的荒地，开始种植葛，种了二十多年，满山满坞爬满了葛。

吃青蛙治愈胃溃疡，是一种传闻，也只是饭前茶余谈资。无从考证，当不得真。

可葛源人种葛是真的。葛源种葛如种番薯。

中国人对植物的认识，如对身体的认识一样，古老深入，源远流长。《诗经》有《葛覃》“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维叶萋萋。黄鸟于飞，集于灌木，其鸣喈喈。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维叶莫莫。是刈是濩，为絺为绤，服之无斁。言告师氏，言告言归。薄污我私，薄浣我衣。害浣害否，归宁父母。”我读的时候，便想起了山谷之中，卷席一般的绿葛。深秋了，葛叶凋谢，藤蔓枯黄，乡人开始割葛藤挖葛根。“为絺为绤，服之无斁。”穿葛布织的衣服，穿葛藤编的鞋子，从来不会厌倦。

葛布织的衣服，我没见过。我揣想，织葛布和织麻布，是差不多的，都是提取植物的粗纤维为布原料，浸泡，槌丝，团丝，纺织。葛藤鞋，我是见过的，比稻草鞋耐穿，比棕丝鞋更养脚。棕丝鞋虽然耐磨，可太粗糙，脚背脚凹脚踝的皮肤，都会磨出血。镇里有一个打鞋子卖的人，板壁上挂满了草鞋、棕丝鞋、葛藤鞋。他坐在门店的角落里，腰上扎一条麻布围裙，留一撮灰白的胡茬，打鞋子。凳子是长板凳，一端有一个箆爪，用箆爪拉丝编绳线。一个三角形的转轮，在手上，呼呼地转，把葛藤丝转成线圈。买草鞋买棕丝鞋买葛藤鞋，都去他那儿。

夏秋季，男人除了光脚的，就是穿打鞋的。打的鞋子，透气耐磨，价格低廉。现在有一个词，形容底层的，叫草根。草根出身，草根人物。在物质贫乏的年代，谁说这个词，估计会被人当二百五取笑：头低下去，哪一双脚上，穿的不是草鞋啊。古人不说草根，也不说平民，说布衣。布衣，布以名词动用解，穿粗布衣服的人，说得书香气十足，形象贴切，但不会让穿粗布的人自卑。汉·桓宽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：“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，其余则麻枲而已，故命曰布衣。”粗布，也就是葛布麻布棉布，而不是蚕丝布貂裘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里说：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”一介布衣，并不失去自己的雅气和胸怀。布衣之交，如清泉。

下雨了，穿在脚上的葛藤鞋，脱下来，翻下鞋跟头，挂在锄头上，用一张芋头叶盖着回家。葛藤浸泡槌丝，比麻还白。

《诗经》在《采葛》又说：“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！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！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！”那个采葛的人啊，一天没看见，好像隔了三个月，教我如何不想她。一个年轻的姑娘，在初夏，一个篮子采葛花，轻唱着河边的歌谣，怎么不叫人动心呢？

虽是一首情诗，也可见二千年前的民俗。葛花入茶入食入药在我们的文明起始年代，已经有了。南方仍有这样的传统。但采葛花的人，都不是年轻的姑娘，而是耄耋之年的老阿婆。年轻的姑娘去了城市的工厂，去了霓虹灯闪烁的地方。她们出门的行李里，不会忘记带一包葛粉。上火，泡一杯喝。失眠了，泡一杯喝。想吃蒸肉了，用葛粉当米粉用。

葛粉来自葛根。葛根是葛的茎块，从地里挖上来，放在河里洗净，槌烂，机粉，过滤，沉淀。沉淀下来的，白色淀粉叫葛粉。挖葛根，是重体力活，比挖番薯累多了。葛根深入地下三五米，最深的达十几米。根越深，葛根越粗，有时一天只能挖一根。一根挖出来，抱在手上，几十斤重。我有一个教书的同学，在工资每月不足百元的年代，他一年卖葛粉赚几千块。有一次，我在他教书的村庄看见他，我和他握手，他的手掌树皮一样。我说，板书的手怎么像做砖块的手呢？他说他挖葛根，入秋了，每天放学去挖。我说不出的感慨。一个教师，为了改善生活，挖了三个月的葛根。

有一种虫蛹，在饶北河一带，叫尿床狗。孩子尿床，吃三五十条尿床狗，孩子绝对不尿床。尿床狗白白胖胖，像蚕蛹，炒菜的时候，油爆熟了，把虫蛹用热油爆几秒钟，铲上来，白口吃。尿床狗寄生在葛根里。挖葛的人，把葛根挑回家，把葛根劈两片，掰开找尿床狗。尿床狗蜷缩在腐殖里，一副睡不醒的样子。用筷子把它夹出来，积在碗里。上饶市菜场到了冬天，也有人卖尿床狗，一个碗摆在地上，十几二十条，五块钱一条。我每次见了，都全部买。我村里孩子有尿床症，从不看医生，捉尿床狗给孩子吃。我祖父用它泡酒，他说，这是比人参好的东西。

第一次听说葛粉蒸肉，比米粉肉好吃，是在1997年。我同事从葛源采访回来，兴冲冲地告诉我，第一次吃葛粉蒸肉，味道好得没法说。我第二个星期，去了葛源。朋友杨朝雪在当地工作，见了我颇感意外，以为我还有什么重要事托办。我说，坐了半天多时间的车，就为了吃葛粉蒸肉。杨朝雪蒸了一笼上桌，说，热吃，冷了会板结。我也顾不上答话，埋头吃吧。

我家里有两样东西，永远不会断，哪怕断米断油，我也不会断葛粉和蜂蜜。“葛根内含12%的黄酮类化合物，如葛根素、大豆黄酮苷、花生素等营养成分，还有蛋白质、氨基酸、糖、和人体必需的铁、钙、铜、硒等矿物质。”自古以来是养生的上品。有一次，我和徐鋆、饶祖明去宁波，当地朋友喜欢喝酒热闹。他说，喝了酒，喝一杯葛羹，很快醒酒。我说，哪有这么神奇的，葛粉我都是当芡粉烧菜的。他用拳头打我，说：“你生了一个好地方，你在暴殄天物啊。”我说，回头给你寄来，管够。也算我狠，寄了十二斤。

去年冬，我一个朋友，口腔疱疹造成口腔溃疡很厉害，吞咽不了食物，喝水都成了问题，看医生也不见效。我把自己三十年的陈葛粉，快递给朋友，并配发图片给朋友。怎么泡葛粉，怎么调蜂蜜下去，把流程图发给了朋友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朋友的口腔溃疡愈合得差不多了。葛粉泻火气，解毒，补充元气。葛粉存放时间越长，解毒能力越强。

葛粉不溶解于水，会沉淀，以至于葛粉生产不了饮品。葛粉主要是调羹喝。

辛弃疾在《水调歌头》言：无穷宇宙，人是一粟太仓中。一葛一裘经岁，一钵一瓶终日，老子旧家风。

每每读之，我便想到郁郁又豪放的词人，在上饶带湖生活，看见带湖四周的野葛，不免觉得人如粟米。亘古的苍生其实一直活得艰难且渺小，一葛一裘，一钵一瓶，是人活的常态，也是一种活的境界。人活于世，但愿如葛。

到人吉去

宁 白

熊本与人吉,都在九州岛上。

去熊本，是冲着那儿有古城。没想到古城在前年的地震中毁损严重，已被绿色的栅栏围起修缮，规划25年修好，现在，只能远处观望了。人吉是离熊本不远的老旧小城，安静清寂。访古不成，探求清静，也算是个补偿。

从熊本到人吉去，有旅游小火车可坐，是那种老式的燃煤动力火车，慢慢地开行。这让我欣喜：从古趋静，有老式的交通工具相送，才具意趣。和新干线的“快”比起来，这趟小火车，诱人是一个“慢”字。

小火车的蒸汽机车头缓缓进站时冒着黑烟，拖着三节车厢。有兴奋难抑的，没等火车停稳，就拿手机对准车头猛拍；有杞人忧天的：日本还允许黑烟冲天？一位老年司机微笑着向我们示意，二位年轻司炉工，认真严肃地在炉前干活……都恍若遥远年代的画面。

这火车还真是慢呢！几十公里路程，坐了两个多小时。两边的田地、草原、山峦、房舍，慢慢悠悠地后退。火车穿越峡谷时，山岚间的白云，近在窗前。车厢也是老式的，还有点旧，木质的厢壁、座椅、茶几，四人对坐，有了围而论道的气氛，再加上窗外的景色看得真切，议论纷起：

空气真好！

小火车冒点黑烟，看来也不影响环境呀？

关键是适度！

我看这房子不怎么样，不好看不说，还盖得乱七八糟，电线如蛛网，一点不规整，还不如我们杭州的淳安山区。

那是因为土地私有，做到整齐划一很难……

人吉合一为舍——人吉市在很早以前，是一座处于交通枢纽地位的小城，旅人都要来这里住宿后再转赴各地。近代交通发达后，特别是高铁的兴起，让小城被边缘化了，成了一座静寂之城。

到人吉后，进入一条街巷闲逛找吃食。正是周日正午，几乎所有店铺都关门，也不见有行人走过。那些陈旧简陋的门面在寒风里很是清寂。忽见一家拉面馆，门面低矮，自谦地半开着门。走入店内，左侧是一排灰水泥的长餐桌，餐桌中间有铁皮相隔，铁皮下端留有长方形小孔，两边的食客则无以相见。墙角顶棚挂着一只电扇，安静地积着灰。右侧是敞开的厨房。老板娘见我们涌入,满脸堆笑,指点着一儿一女,给我们每人烧了一大碗铺着大肉、豆芽、海带的拉面。肉糯、汤鲜，个个吃得身暖。

再出门，似乎少了些寒气。街巷尽头，立着一幢很有些年头的破败的木制建筑，屋顶的瓦片已经碎坍，墙脚边的矮草，接受着没有阳光的寒风。来过日本几次，第一次看到这么破败的景象，不免惊疑。静下一想,大概是因为看多了那些街市的灯红酒绿、庙宇的古穆精雅吧。

同伴说，这小城的静，太过素简。

人吉城外，淌着一条可漂流赏景的江。只见一叶小舟横斜，码头上寂寞无人。上船脱鞋，钻入船舱，坐定在两侧的地板上，才看到，除了我们几个伙伴，另有四位中年日本妇女。船尾，一名赤脚的船工摇橹，衬着蓝天。

船盖弓型竹篷，从舱头舱尾看景，便有局限。并且，也只有清绿的水、两岸的田，不见河道弯曲、激流险滩，只是静中泛舟，闲听桨声。于是，心思便在舱内。一脱鞋，挤一舱，人就近了，有点像在大兴安岭林区时脱鞋上炕唠嗑那样。四位日本妇女，微笑可亲，一见面就互不陌生。她们的衣着蓝灰两色，剪裁宽大，看着还有点拖沓，像四位农村大嫂。

她们皮肤黝黑、爽朗健谈，都来自福冈，是退休的护士，结伴出游。其中的一位，手机用的是黑色小巧的翻盖摩托罗拉。她说，你们用的都是苹果，我们落后了。

她们都与丈夫离了婚，说是休了他们。四人开怀大笑，船都晃了起来。前几天刚在福冈一家诊所询问药品的使用，护士给我的温婉的印象尚未退去。现在看来，她们一旦脱下职业装，又格外自由。

上岸后，我们坐大巴往鹿儿岛。她们要去小镇逛街。看着她们远去的背影，突然想给一位对日本情有独钟的“旅行家”发个微信，他曾对银座夜色、奈良寺庙、小樽运河边的大海蟹连下溢美的定语。我要向他说，来人吉看看吧，你会认识另一个日本——窗外是九州广阔的田野和牧场，这片土地滋养出的庸常日子简朴而自然，与本州岛上几座华贵的城市里散发着的“禅”的气息比起来，要可亲和真切得多。